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三十五回 污吏何苦害人心貪白鏹 烈女豈甘墮囹血濺紅裙

且說廚中餘火引著亂柴，剛及半夜，被風一吹，烘然著起。一絲風火勾天火，先著了門楣與窗櫺。木架棟樑朝下墜，牆倒屋塌磚瓦崩。山搖地動兵響，驚醒了瓊花與書童。主僕各自開門去，抬頭一看把魂驚。進喜大叫眾鄰舍，快來救火了不成。槐氏鄒婆聽兒喊，夢裡翻身把醉眼睜。只聽外面連聲響，火光高照窗紅。兩個惡婦魂不在，正要匆匆向外走，慌的他抓著褲子頭上套，拉過羅裙腿左蹬。捨命開門朝外走，搭撒著一半未穿成。四個人跑到院中抬頭看，只見那煙飛火滾亂騰騰。眼看著正房燒到廂房上，風送紅光著大庭。來了些鄰舍隔房人救火，怎奈那烈燄撲人猛又凶！登時間棟樑瓦磚成灰燼，一帶的房屋都屬了祝融。幸虧那大門書房離的遠，未曾燒著遇南風。槐氏鄒婆直了眼，瓊花小姐吐悲聲。一直鬧了多半夜，漸漸的火滅煙息天色明。

這場火災不曾連累別家，就只把那隔壁鄒婆子兩間茅巢燒了個寸草不剩。寇府這裡剩了三間書房，一間門房，只好將就棲身。小姐無法，叫進喜叫幾個閒漢刨出些未曾燒了的傢伙木料，賤賤賣了錢，與公子送飯，大家餬口。

槐氏偷起來的那六百銀子使了四百，還有二百埋在後園牆下，這時候住在一個屋裡，也只得拿出來買吃買喝。沒別的本事，哭夠了叨叨，叨叨夠了又哭，鬧的瓊花小姐陣陣頭疼。他又恨公子不死，暗暗叫鄒婆子去找槐忠，叫他催著霍黑子遞呈催審。槐忠說：「知縣不是咱的孝子，不與咱白使著。要他一死，還得家兄再來。」槐氏只得又拿出一百銀子來，交與槐忠。槐忠見了侯二，只拿出六十兩來。侯二見知縣，又留下二十兩，只把四十兩呈堂。知縣應了個動刑究問，要償再送錢來。遂升堂提審，將公子大刑苦拷了兩堂，並無口供。原來公子自服金丹之後，不但刑傷盡愈，而且百般夾打，皮肉不損，不知疼痛，所以並未屈招。

槐氏、鄒婆又叫槐忠買囑禁子，禁子不肯，槐忠無法，只得再與侯二商議。侯二叫拿三百銀子來，管致他死。槐忠來見槐氏，槐氏只剩了一百，槐忠說：「這如何中用？侯二爺說人命事至少也得五百兩。」槐氏大怒說：「放他*的屁！我不是花了五百了嗎？連這一百，夠六百兩咧！他愛辦不辦罷，惹惱了我，往上司處連官帶皂隸一齊告上，誰也乾淨不了！」槐忠說：「姑奶奶，別高聲，不像話了！」槐氏說：「我不信五六百銀連個口供也問不出來，都是到他娘兒那裡去了？那個多多媽少的忘八蛋賺了去了？」槐忠說：「姑奶奶別高聲，等我拿這一兩百銀子望他說說去。」遂又來見侯二，細說：「他家遭了天火，燒的一無所有，只剩了八十兩銀子奉送，將就把這件事完全了。大家免的後患。不然耽延日久，老爺升了去，新官到任，知他什麼性情？」侯二也知道無有什麼大擠頭，只得應了，來見知縣，又是一番說詞，拿出六十兩銀子來道：「寇潛這事無有口供，終非了局，萬一上司察考下來，與老爺前程有礙。若不早作主意，老爺高升了去，後任老爺若問出岔來，可就大家不好了。如今他那仇家遭了天火燒的甚苦，又奉這點薄意，老爺看光景作了罷。」知縣道：「無有口供，怎麼定罪？」侯二道：「老爺辭不的耽個小險，用套空文，只說把他解到府裡去，路從五松山所過，那裡有條路，人家遙遠，行人稀少，吩咐解役把他害了，回來只說墜澗身亡就完了，免的日後滋生禍事。」那知縣是個見錢捨命的英雄，那管天理良心，點頭稱善。

那禁子水清聞了個風信，遇進喜來送飯，即悄悄告訴於他，說：「喜哥你主人眼前解到嘉興府去，你還不與他備下些盤費秋衣服麼？」

進喜聞言嚇一跳，出神發怔暗沉吟：「相公此去無盤費，這事活活難死人。現今家中日費全無有，那討秋衣與路銀？縱然回家見小姐，大料著無處可搜尋。」進喜為難多一會，忽然復又自思忖：「事已至此無別計，我何不鬧市街前去賣身？」書童主意安排定，彎腰拾起草一根，插在頭上朝前走，來至南街鬧市中心。目中落淚來回走，只盼有主早得銀。書童正在為難處，但只見迎面來了兩個人。頭裡走的鄉官樣，那一個好似家丁後面跟。只見他，方面大耳多福利，五絡長髯一半銀。冰紗道袍秋香色，頭帶逍遙福字巾。絲絛九股垂雙穗，大紅廂鞋沒葉根。看見書童止住步，啟齒開言把話雲。

那長者看著進喜問道：「你這孩子頭插草標，是要賣身麼？」進喜道：「正是。」那鄉官說：「你多大年紀了？家中還有何人？因何賣身？細細說明，我要買你。」進喜見問，灑淚道：「小人今年一十四歲。」遂把家中事說了一遍。那鄉官點頭贊歎道：「可喜你小小年紀，有此忠肝義膽，令人可愛。你要多少身價？」進喜道：「只求老爺資助幾兩，濟我主人之難，便是天地之恩了。」那鄉官點頭，回身叫家丁取出三十兩銀子來，遞與進喜，說：「你可不值這些，我念你忠心為主，多幾兩銀子權當助你。你與我家丁同去把銀子交付你主人，回來隨我回家。我在廣信居等你們便了。」進喜感謝不盡，同那家丁來至縣衙，書童進監見了主人，說明就裡，把銀子交與書生，主僕二人慟哭而別。又到家中拜別小姐。

小姐正在窗下發呆，只見進喜走進房來。

他這裡未曾說話心酸，悲聲哽咽淚淋漓。說：「相公早晚起解嘉興府，又無行李與秋衣。雖有官錢能多少，解子焉能飽吃？看看不久秋來到，怎生耐冷與耽饑？小人無奈將身賣，幸遇長者甚仁慈。慷慨義助三十兩，即時親送至監裡。小人就此隨新主，須便回家把小姐辭。姑娘保重休傷感，念小人力盡心竭顧不的。但願蒼天加護佑，苦盡甜來未可知。我相公吉人天相出羅網，那便是花落重開月滿期。」說畢叩頭辭小姐，慟哭嚎啕把步移。那時慟壞瓊花女，想後思前哭個迷。進喜又到東屋內，也把那陰人槐氏辭。

槐氏見進喜去後，望著鄒婆子說：「你看這小猴兒，他說賣了三十兩銀子，你不該拿幾兩銀家來？都與了那短命鬼兒，到明兒也是便宜了兩個解子。」婆子說：「信他那瞎搭拉，一個臭小子，又不會下蛋，人家三四十兩的給他銀子？我猜他這是金蟬脫殼，見家裡沒出息，飛向高處去了。難為那丫頭，還望著他哭哩！」槐氏說：「真假由他，目下只剩了幾升粗米，一個錢也沒有，可咱兒好呢！」婆子把槐氏拉了一把，說：「怪熱的，咱們涼爽涼爽去。遂一同走至後院，坐在石上。婆子說：「你方才說沒錢使，如今現放著四五百銀子，就怕你不敢使。」婦人笑道：「你別取笑我。這銀子出在何處？」

這婆子抬頭四顧無人影，悄語低言把話提：「何必憂愁無用度，你家內現有值錢寶珍。瓊花容貌如仙子，壓倒群芳數第一。若是找主將他賣，便獲得朱提幾百餘，怕你膽小不敢作，只好受困與擔饑。」一句話提醒陰毒婦，心中歡悅笑嘻嘻：「怎麼我就不敢作？老寇家那個是他的護身皮？又無個同族與一姓，又無個著己的好親戚。就有個不相干的姨兒孟老丈，膽小膿包不不怕的。他那哥哥更無礙，就在目下喪溝渠。莫說賣了無人管，就即便打死了丫頭誰不依？你就替我去找主，事不宜遲只要急。」婆子說：「買主現成不用找，離著咱家半里餘，美人街的長春院，王鴛兒是我孩子的大姨。即時往他那裡賣花翠，留坐吃茶把話提。說他家海棠娘子常有病，除此別無出色姿。這些時王孫公子缺來往，冷落門前車馬稀。再三再四托咐我，替他採買女花枝。你若真要將他賣，我如今就與王婆送信息。」婦人大喜連答應，說道是：「快去急來莫滯遲。」

婆子說：「你且莫忙，我這一去，無有不成的。就只是他未必肯去，吵嚷起來，有許多的不便。再者，王婆也要相看相看，才肯出價，我合你如此這般，定個計較，只要把他哄了去，人家自然有法兒收拾他，可就不怕什麼了。」槐氏點頭稱妙。婆子即往北街去了。

那瓊花小姐作夢也是不知，心中牽掛著哥哥，不知幾時起解。進喜去後，又無人打聽，萬轉千回，慟哭不已。卻不知他兄長早被談知縣用套空文，差兩個解子楊五、牛三解出仁和縣去了。那槐忠因落了若干的銀子在手，待要在本地施展出來，一則怕人議論，二則見妹子窮了，難免纏繞著他，要躲至別處去立業成家，又惦著公子之事未結，遂收拾一個被套，背在肩頭，跟在公子的後面，只說有事，也上嘉興府去了，一路搭伴同行。主意是要眼看著結果了公子，他好放心無慮。瓊花小姐在家那裡知信？正在房中悲歎，只見鄒婆子跑將進來說：「二奶奶好了，你來了一門財主親戚，說是你的親姑舅姐姐，在外作大商，新近回來，今日看你來了，快迎接去罷！」槐氏說：「哎呀，我可想不到今日合他見面。」遂忙走出房去。小姐也少不得隨後出房。只見兩個丫鬟抱著衣

包，一位白胖婦人，年約五旬以外，頭帶金珠，身穿綾錦，一同走將進來。槐氏一見，搶步向前，手拉著手兒說：「我的親人哪，那陣風兒刮了你來？」婦人說：「我的妹子，想殺我了！」她二人一個姐姐連聲，一個妹妹不住，彼此一面說，一面擦眼，攜手相攙，走進房中。小姐只得叫姨稱呼拜見。大家敘禮歸坐，鄒婆子端了茶來。婦人一面吃茶，一面端詳瓊花小姐。

王鴛兒留神細細瞧小姐，果然美貌色鮮妍。嬌嬈體態多清秀，目帶著聰明面帶賢。看罷王婆如了意，眼望著槐氏開言把話談：「自昔年分了手，眠思夢想在心間。這幾年，買賣興隆多得利，我夫妻積下金銀好幾千。你姐夫老邁年殘常有病，因此上收拾資財返故園。正月十八到家內，整頓安排好幾天。愚姐心中惦著你，只因有事不得閒。昨日消停差人訪，才知道妹夫歸西已二年。外甥公子有官事，家遭災荒甚清寒。姐姐聞此心牽掛，急的我一夜未得眠。所以今朝來看你，意欲要接你娘兒們去玩幾天。我老身又無兒來又無女，清門淨戶甚安然。斗膽說句討人話，外甥女就是我的親生一樣般。到我家中住幾日，差人相送轉回還。窮姨娘雖然不敢稱大富，我家中還有幾串富餘錢。留著給誰何處使？願助賢妹整家園。娘兒們要是無穿戴，我帶來一包首飾並裙衫。若要賞臉將親認，不嫌粗俗就請穿。」槐氏說：「多蒙姐姐垂厚愛，小妹承情無套言。就隨姐姐到貴府，拜望姐夫理當然。」回頭又把姑娘叫：「快些梳洗換衣衫。」鄒婆說：「二娘小姐只管去，有我在此把家看。」瓊花小姐聞此話，慢啟朱唇把話言。

說：「多承姨母費心，二娘去逛逛，我與鄒媽媽看家倒也罷了。」槐氏說：「哎，這如何使得？這宅家院燒的七零八落，摺下姑娘在家，似乎不妥。要末我也不去罷。」王婆說：「姑娘想是憎嫌這個窮姨，我心裡想著命苦無兒無女的，你們就是我的親人，老來有個三災八難，也好照應照應。我意思接了你娘幾們去多住幾天，著幾個人來打掃灰土，修補修補牆院，收拾的嚴嚴緊緊的，也好居住。」鄒婆說：「難得姨太太這片熱心，小姐再要推辭，豈不傷他老的心？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那瓊花小姐只當真是親戚，又聽得說只是老兩口子別無閒雜人，又與槐氏同去，那點不叫人信？因此也就點頭應允，遂與槐氏換上衣服。此時王婆的保兒早已把轎子抬來，遂一同上轎。鄒婆鎖門，悄悄跟在後面。

不多時到了北街長春院，抬至二門內下轎，王婆讓進房中，丫鬟獻茶已罷，擺飯，十分豐盛。王婆、槐氏胡拉亂扯，瞎說了一回。飯罷，槐氏要去閒談。王婆說：「丫鬟們好生伺候著姑娘，我陪姨太太走走就來。」說罷，二人一同出去，來至別室。鄒婆子也吃了飯，正在那裡等候。兩下裡同中講價，槐氏要了八百兩，王婆還子五百，講了一回，鄒婆子從中說合五百兩。叫識字的忘八替槐氏寫了一張親娘賣女的字樣，鄒婆、勾氏的中保，二人打了花押，王婆將銀兌與槐氏，又謝了鄒婆子十兩，打發出門。就有好一回的耽擱。

小姐在後房，多時不見槐氏回來，向那些丫鬟問道：「我二娘那裡去了？」丫鬟說：「合我太太那屋裡說話兒呢。」小姐只當他姐妹一邊說體己去了，也不在意，等著看那壁間的字畫。隱隱聞窗外簾下有笑語之聲，小姐著急一看，卻是幾個搽脂抹粉、穿紅掛綠妖精一般的婦女，在外面偷瞧，指指點點，低言悄語。小姐一見，心內生疑，催著丫鬟去請槐氏。丫鬟含糊糊糊答應，小姐益發疑惑，心內著急，站起身來說：「你們帶了我去找找二娘。」一言未盡，王婆笑吟吟走進房來，說：「姑娘你坐下，咱娘兒們說個話兒。」小姐說：「我二娘為何不來？」王婆把小姐的玉腕拉住說：「你二娘早就家去了。」小姐大驚道：「他去了為何把我留下？我也家去。」小姐此時芳心亂跳，粉面通紅，往外就走。王婆拉著說：「你去不得了，這裡就是你的老家了。」小姐見越說越岔，把心怔了一怔，說：「姨母之言，令人不解，何妨明白相告。」

王婆說：「事已至此不瞞你，雪內埋孩兒終要消。告訴你罷，我與槐氏非親故，原是移花計一條。我在這美人街上開春院，不惜重價買多嬌。你二娘這般如此將你賣，這也是前世結緣巧遇著。從今咱倆成母女，你把無益的憂愁一概拋。只要你諸般從順聽媽話，將那些妙舞清歌著意學。看你聰明伶俐的狠，定是個花案上頭第一姣。莫信人言不下賤，青樓樂處更高超。夏住涼亭冬暖閣，觀花賞月任逍遙。穿的是綾羅與綢緞，吃的是美味共佳餚。公子王孫為侶伴，名公高士作相交。平生不受公婆氣，一輩子不耽子婦勞。賤人享的是貴人福，似那些窮婦村姑還受不著。貞節牌當不了穿合，留芳碑又不得吃來又不得嚼。自古萬事由天定，這是你該把桃花命裡招。從此後，莫要牛心學妓藝，隨緣隨分度花朝。我們這行院規矩你不曉，說來發慘令人毛。似那些蠢體的丫頭牛心的女，那有這細講清說慢慢的教。一進門皮鞭沾水三百下，打他個肉綻皮開死幾遭。單等著多技得名接貴客，那時節慢從低處再抬高。我與你見面投緣深喜愛，又憐你玉體輕盈皮肉嬌。」這小姐聽一句來怔一句，一陣陣猶如涼水把頭澆。呆板板玉面發青無顏色，氣悶悶閉口無言如木雕；意沉沉自己心中打主意，惡狠狠淚珠兒不落強含著。腹中暗暗叫槐氏：「你原來這樣狠毒這樣刁！我今既入天羅網，大料無計可脫逃。他既花重價將奴買，虔婆豈肯善相饒。雖然萬幸出虎穴，投奔何人是下梢？」這佳人反覆思量多一會，他這裡一團喜色上眉梢。

向王婆說道：「原來我二娘賣我到此，何必瞞著我？常言說：不是一家，不到一處。這也是前緣所定。媽媽這樣疼愛於我。我情願安身立命。」虔婆聽得此言，只喜了個屁滾尿流，拍著小姐的肩頭叫了聲：「嬌兒，真是個聰明孩子，這可樂死我了！你們蠹蟲婦人們都進來聽聽，你們進門的時候，要像他這樣乖巧，媽媽就是麵糊了心眼子，也不肯折挫你們！你們把那葉子、骨牌、骰子都取了來，陪著你妹子搶紅鬥葉，與他解悶。等過幾天，接你大姐姐進城，再教他絲弦詞曲。」眾妓女聽說，都跑將進來，七嘴八舌，打渾鬥科，引著他說笑了一回。

小姐說：「這骨牌、紙葉我全然不會，天氣又熱，莫如走動走動，好媽媽，領我往各屋裡看看，我悶了來好找姐姐們說話兒去。」王婆說：「我帶了你逛逛去。」就站起在前引路，說說笑笑，各房中走了一遍。小姐問道：「但不知廚房在於何處，我也看看去。」王婆說：「怪臭的，有個什麼看頭？」小姐說：「我認準了地方兒，饑了時好找點兒東西吃。」王婆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的姑娘，媽媽這裡除了活人腦子無有，你要吃什麼都現成，只用你說一聲兒，自有丫鬟們服侍，那用你跑到了廚房裡去取？」小姐也笑了，說：「吃不吃我認認路徑罷。」王婆說：「媽就依你，來罷。」

老虔婆滿面歡容頭裡走，落難的佳人後面行。幾個粉頭共使女，一齊舉步至廚中。小姐進房抬頭看，條案上設擺油糖醬醋瓶。亮閣中放著些剩肉腐魚殘酒菜，好幾套冰盤飯碗共調羹。一陣陣葷腥熱氣撲人面，鬧轟轟蟲飛舞亂嗡嗡。這小姐，四下留神觀仔細，見一把切菜鋼刀放案中。全節的烈女紅了眼，跑向前，伸手抓來項上摸。只聽喀啞一聲響，咽喉砍破血流紅。咕咚倒在塵埃地，玉腕紫煞兩腳蹬。王婆一見魂離體，哎呀了不的了，大叫親爹把我傾。跑向前來忙抱住，緊按刀傷手不鬆。「丫頭快取刀傷藥，未斷咽喉還可生。」丫鬟妓女如麻亂，個個著忙戰兢兢。與小姐良藥敷傷纏手帕，王婆抱坐在塵埃。有一個嘴尖的妓女把媽媽叫，說：「好一個聽話的孩子叫我娘疼。像我們這些蠢笨之才全欠打，虧你老人家見識甚高明。」王婆子耳聽此言羞又氣，罵了聲：「不得人心的什麼精，好不惡這時候你還打我的瓜皮匠，竹梢節兒紮的兩眼睛！」正然亂鬧腳步響，只見那鬱氏佳人往裡行。